

早早婉拒謝師宴

■2012-4-12 吳忠泰

天氣變熱，畢業季節將屆，謝師宴又成為餐廳業者行銷重點。校園的同仁，明知菜色或許依然豐盛，但滋味已然變調，忍不住要我發動罷吃謝師宴。同仁說：縱然過當，至少總該釐清事理吧。

1999年，我再度擔任國三導師，因為自認沒有把導師當好，一年裡孩子跌跌撞撞，給同事添了很多困擾。所以次年畢業前徵求同學同意，我們自己打理了一次謝師宴來感謝校內同仁。因為平時常和學生切磋廚藝，所以就由我出資，同學們出力，全班借用家政教室，以三個小時的時間烹煮出33道菜(其實是11道菜各做三份)，加上校園後山的姑婆芋葉及牽牛花為裝飾，以及簡單的才藝表演，就此答謝任教及平常關心他們的老師。記得當天出席的老師都能感受孩子們的用心，在畢業前夕恩仇俱泯，孩子們歷劫歸零。這是那個時代的謝師宴，我，和我的同事，甚至更早的他校同事，用這樣的模式過了多年，情意真真切切。

然而隨著社會氛圍改變，許多場合已是相見不如懷念。都會地區的中小學教師彼此以未被控告爆料為幸，即使用餐地點在豪氣十足的名店，恐怕不要遇到家長酒後吐槽就可以偷笑了，豈可以期待賓主盡歡？而高中職以上的謝師宴，主角由家長會轉成學生，張羅經費更是一大問題：班和班之間，或者校和校之間，系與系之間常互相較勁排場，一場謝師宴下來開銷不小，但一到現場，你就會知道：那是個變妝秀的舞臺，或者是各奔東西前的狂歡，第一次盛妝而去的教師拘謹的居多，直接融入的少之又少，文化的反差，畢竟不是一首同聲高歌可以化解的。

七八年前台北市某所公立小學家長會，曾以八十萬元包下圓山飯店一個樓層，浩浩蕩蕩辦謝師宴。那場宴會出不出席本身就是困擾，不出席有如不給家會長面子，搞得教師十分為難，重要的是，事後該校的尊師指數沒有任何提昇。

同仁認為：現在的謝師宴既然多已面目全非，本非老師要求，又易引發問題，為何不能停辦？家長沒欠教師這一餐，教師也不差這一餐，身為家長代表更毋需去張羅餐費，更何況當前百物將漲，民生維艱，何必打腫臉龐充胖子—除非我們默認家長會長都是賺錢超容易的行業老董，花錢不心疼，而老師又是饑渴多時，有如難民，否則何必打賞這一餐呢？何必來這一頓「人之大節、動物大劫」的豪放飲食呢？

婉拒請早，再慢，就來不及了：不是造成菜餚浪費，就是影響餐廳原本預留的商機，搞不好又是一個罪名。學生畢業之日，不是上山狂嘯，笑淚天地，就在家閉門反思得失，不亦宜乎？